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二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三二冊目次

經武要略上集二卷正集二十二卷(二)

〔明〕莊應會撰  
明崇禎刻本

守圉全書八卷首一卷末一卷(一)

〔明〕韓霖輯  
明崇禎刻本

經武要略上集二卷正集二十二卷

(二)

〔明〕莊應會撰

明崇禎刻本

首都圖書館

北京圖書館藏

經武要略正集十一卷目錄

十一卷

膽畧

權譎

掩襲

威望

衝突

邀截

經武要略正集 十一卷

經武要畧正集十一卷

臣莊應會纂錄

膽畧

人之勇敢不過仗此心與膽為將者有所以壯我之心膽而更有以奪敵人之心膽則有不戰戰必克矣

漢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陣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

漢光武時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及崑崙死峻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征之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謂

寇恂曰爲吾行也若峻不能降引耿弇等五營  
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謂辭禮  
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  
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  
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曰軍師  
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  
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  
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  
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胆  
是以降焉諸將皆曰善

漢吳漢性強力敵任每從征伐帝未安嘗側足而  
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管度漢意氣  
自若方整勵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  
何爲還言方修戰攻志具嘆曰吳公差強人意  
若一敵國矣

漢班超發於賓諸國兵二萬五千人擊莎車而龜  
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  
超召將較及于賓王議曰合兵少不敵其計莫若

各散去于賓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  
鼓聲而發陰綬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  
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  
賓起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  
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  
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  
使繇是怨恨遣使勸王將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  
皆大恐超營軍士曰自漢其難多然數千里踰葱

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殺堅守彼飢窮  
自降不過數十日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  
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  
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  
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  
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繇是大震龜  
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

漢鄧騭欲棄涼州以虞詡異議欲以吏法中傷詡  
後詡欲賊騭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

郡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教舊嘗謂笑曰  
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根錯節何以  
別利器乎始到謂河內太守陵勉之曰君儒者  
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  
皆見弔以詔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  
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徙  
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阜斷天下右  
臂此不足憂也令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服權  
願寬假饗業饗令有所拘閱而已及到官設令三  
科以募求壯士自樣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  
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賞其罪使人賊中誘令  
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  
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裙爲識有出市里  
者吏輒擒之賊繇是駭散咸稱神明  
升卿不求易不避難二語可謂千古忠言非此  
才畧亦不足以濟

張奐拜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南匈奴

左真鞬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  
復舉種應之而魚壁惟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  
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魚不聽遂進屯  
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  
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魚和親共  
擊真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降郡衆以寧  
吳使陸遜與呂蒙爲前部克公安南郡黃武元年  
劉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督五萬人拒之  
先主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  
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  
部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  
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吳諸將皆欲擊之遜曰  
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  
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  
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  
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  
爭之當令必措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  
五六百里相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

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夏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遜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陞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死者萬數。先主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木、步軍資一，時畧盡。

南北朝宋劉裕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

月至下邳，留輔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擄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南燕王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逾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

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客命守峯，依險自固，其資儲餘悉焚，芟俾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平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入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徒民，先是覺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蹙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言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出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何景勝，負未決。叅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趕超遣張綱乞師於秦，秦王與遣使謂裕曰：公

鐵騎十萬屯維陽晉軍不遠百里而進先於  
其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二年當取關  
雎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  
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  
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  
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道信  
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  
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  
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  
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促景  
宗督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  
景宗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  
畏魏軍多勸景宗緩行景宗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  
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至邵陽  
景宗見敵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敵於景  
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堊立鹿角截洲爲城北障  
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謂也

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戈達洪麒麟等齋勅  
使回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  
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  
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披靡敵結車爲陣大眼乘  
騎圍之敵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殺傷者衆  
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日元英自率衆來戰敵乘  
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  
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如雨集軍中驚擾敵於  
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隋以楊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  
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  
令其騎稍後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  
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自  
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  
唐兵圍王世充於雒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  
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  
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雒陽陷管州榮陽陽翟等  
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臯之東原道使

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還  
歸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  
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  
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  
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  
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  
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  
之粟以饋雒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  
守雒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

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  
皆欲退保新安以乘其弊世民曰建德新究海公  
將驕卒情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  
之間世充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  
不能守兩賊并力其勢必彊何獎之乘吾計矣矣  
中分麾下使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  
千五百人於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  
鞏而去世充莫測竟莫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

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  
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  
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方  
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  
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  
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  
之建德迫於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  
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掠其糧運交敬  
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  
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  
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  
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  
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曰委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  
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謀告曰建德伺  
唐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  
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疑之建  
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世民  
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

度險而羈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  
 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辛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  
 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  
 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  
 經建德陳西馳而南建德陣動世民曰可擊矣  
 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陣於是大戰世民帥  
 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  
 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禦墜馬車騎  
 將軍楊武威擒建德謀之曰我討世克何類汝  
 事遂囚建德至雒陽城下以示世充諸將曰吾所  
 恃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出終必無成世充乃詣軍  
 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雒陽分守市肆禁止侵  
 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  
 制詔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  
 唐輔公祐反詔李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  
 饗士杯酒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曰如徐曰禍  
 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詰君憂公  
 祐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之酒賊臣受

首之祥乎盡飲罷眾心為安公祐將馮惠亮等拒  
 嶮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餽道賊饑夜薄  
 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  
 精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遇祖尚軍薄戰遂  
 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  
 死者數千計公祐棄丹陽走追擒之江南平  
 唐賀魯與處木昆屈律噉數百騎西走蘇定方令  
 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  
 之定方與任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  
 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虜  
 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距賀魯所百里  
 下令陣而前薄金牙山賀魯將咬定方縱擊破之  
 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繇是修亭障  
 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齒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  
 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  
 將軍邢國公  
 乘雪擊賀魯與李靖乘水擊蕭銑一法皆是攻  
 其無備

唐王峻遷朔方軍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

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全達延以兵踵而前峻率所

部二千與臨洮軍合科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

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兵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

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

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峻往迎訥夜

使壯士銜枚塵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

如積

唐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郭子儀充朔方節度

使李本軍東討與李光弼合被賊史思明眾數萬

於藁城南攻趙郡擒賊四千還營山思明眾數萬

尾軍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又破於沙河遂趨

恒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

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賊未決戮

部將以狗士殊死戰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

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搗壘賊不得息氣益

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

山斬首數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河北

嵩郡往往斬賊首迎王師

當安史之亂而克復東京值懷恩之叛而計除

虜患子儀謀畧豈人所及

宋康王至相岳飛因劉浩見命以鐵騎三百往李

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渭南

領百騎言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眾未

知吾必當營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

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太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

戰開德曹州皆有勁澤沃奇之田稱勇智才藝若

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

曰陣而後戰兵法之管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

其言

宋宣和徽宗年號二年岳飛將兵與金戰胙城又戰黑

龍潭皆大捷從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燈金將

大破其眾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

前山下各以薪芻交縛兩夾夜半焚兩端而舉

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二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

等合眾五十萬薄南蕩門飛所部僅八百眾懼不

敵飛曰吾為蒼君破之左拔右運示積衛其

賊亂大敗之

宋紹興<sup>高宗</sup>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命岳飛

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

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湯再興

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

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取河東北州

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關

中原未幾頗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將

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

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

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俱詔飛審處自

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

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嘗之兵逼鄆城飛遣

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驍戰

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

索三人為驍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

五千騎來飛飛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使第所

馬屈攬子馬相連一馬餘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  
遂大敗兀术大勳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

矣

武穆持法嚴重戒子且不苟息與營平不從中

郎將之諫千古一揆又刑重為威有不可為親

貸如岳公者一門忠孝只是以國法為家法○

拐馬相連與士元誘操軍船何異此極易敗無

疑而云皆以此勝只是宋軍無妙美耳非武穆

誰破此

宋宣和三年議復燕山謫諸軍至則皆潰韓世忠

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

兵二十餘騎格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

戒勿動屬燕山潰舟集即命賊河岸約鼓譟助聲

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

忠出其不意突出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

大亂追斬甚眾

宋隆興<sup>孝宗</sup>元年金主雍新立山東河北豪傑

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太行山忠義

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還宋金懼請和李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內應請出師自宿毫趨汴梁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郵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取河東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壓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

宋李寶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使

一

蘇寶衡造舟於潞河將蹂海道襲浙江課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項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扎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岸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祖傳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矛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為潛伺敵動請虛實毋誤公佐受命即與將官選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爭

言西北風力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急舟散不可收寶獨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士氣百倍趨眾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為動風少殺始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百敵出不意乘計去勝出城迎寶獎共忠義勉以其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辨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

七

國朝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王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嘗以間諜探虜輜重所聚而劫之或設伏徽虜破之已而諜知虜滿都魯字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

十墜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  
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  
其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

萬曆朝劉綎從父顯束髮出征所至報捷萬曆癸  
巳倭陷朝鮮我兵諸路並進倭遁釜山檄綎督兵  
防守全慶又選麗兵精勇數萬令綎教習訓練移  
王子光海君出鎮重地設險隘謹斥堠以禦外侮  
會樞臣狃於議封欲盡撤防綎力排和議後冊使  
懼而奔東事遂决裂乃益徵募江南水兵議海運

經武要略卷五

分水陸四路合官兵十萬綎居西路相機行動時  
倭踞朝鮮者七年沿海盤結為三窟蔚山為東路  
清正據之順天為西路行長據之望津四川為中  
路石曼子據之三路皆阻海為固綎率所部居水  
源攻倭寨倭築寨逼海綎不得達設計誘行長通  
好單騎候於中道以示不疑會部下洩其謀行長  
驚遁綎計不就乃督諸將奮勇還戰遂大勝斬獲  
頗眾倭收入釜營不復出無何平秀吉死其子金  
哥幼國中謀篡奪三路倭將撤兵綎因播事勳光

促歸朝

謀事不密令部下洩漏亦係疎虞幸而蠢夷  
遁若彼狡而因計就計豈不反墮虎口耶

威望

漢平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  
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駭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  
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  
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  
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  
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漢光初靈帝元年交趾郡群賊並起牧守軟弱不

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與南海太守孔芝反

叛攻破郡縣拜朱雋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

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一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

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

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

萬人旬月盡定

魏使司馬懿討公孫文懿時朝廷聞師遇雨咸請

召還魏主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

雨止遂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自襄平城

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濛水城中震懼文懿大惧乃

使王建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

之檄告文懿四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

以迎之孤為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

舍豈楚國之謂耶二入老耄必傳言失肯已斬之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

侍中衛演乞尅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

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

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

文懿攻南圍突出司馬懿縱兵擊破之斬於梁水

之上

晉以馬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

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

至帥軍討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耨將

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眾稍怠隆因其無備

進兵擊破之卑隆之政不敢為寇太熙初授東羌

駁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特雜陽太守馮翊

張舒與楊駿通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立服

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氐戎聚結百姓驚懼朝廷